

重論文齋筆錄

重論文齋筆錄卷十

蕭山王端履輯

同邑沈補堂

豫

幼受業於陳待軒教授之門

待軒名家驥字

遠期乾隆己酉科副貢生甲寅科舉人嘉慶辛酉科進士授內閣中書以親老改授嚴州府學教授受業先君門下最久故經術詩文咸有根柢不苟爲炳炳麟麟者

晚年自訂爲蛾術堂集而問序於余爲序之曰補堂

沈君幼擅詞華長耽經訓久客江淮通知時事聞見日擴學問益深恥蹈隨俗詭過之習課讀多暇鍵戶探蹟成 皇清經解淵源錄一卷 皇清經解提要二卷羣書提要一卷讀經如面一卷讀易寡過一卷

周官識小一卷左官異禮略一卷羣書雜義一卷袁
浦札記一卷讀史雜記一卷秋陰雜記一卷仿今言
一卷芙蓉文鈔二卷芙蓉學吟一卷凡一十四種總
名曰蛾術堂集分而言之乃閩百詩潛邱劄記姜西
溟湛園札記之流亞合而言之實陸儼山外集王弼
州四部稿之體例也儀徵阮相國師嘗言爲才人易
爲學人難端履謂以才人而爲學人尤難往往工詩
文者或疏於考證窮經義者或窘於辭章我朝稽
古右文名流輩出論者獨推吾浙朱竹垞毛西河二
先生爲能兼擅其勝然竹垞之學遜於西河西河之

才亦亞於竹垞則甚矣才人而爲學人之難也補堂生長是邦追踪曩哲其於經義也沿流討源實事求是未必墨守成說而妙論解頤奇而不詭於正其於詩文也不屑步趨古人而醞釀深厚流露自然故能錯采鏤金而無雕琢痕迹合詞華經術而爲一真令才人學人一齊頻首矣原補堂著述之意本欲規倣王伯厚困學紀聞顧亭林日知錄體例薈萃羣言部次先後勒成一書以信今而垂後顧衰病侵尋心力不給門弟子懼其久而遂散失也亟付剞劂以廣其傳

端履

受而讀之體大思精閎通淹貫才大而心細

學博而說約其專門說經之書未脫稿者尙以尺計方將次第寫定傳之其人則讀是集也雖未獲仰窺全豹而管中所及亦可謂畧見一斑矣因不辭而爲之序

補堂古文實可見之施行非徒規撫唐宋以沽名干譽者○親在外故柩回里不入門議近俗客外亡故者柩回里每設廠於門外或壽藏旣築殯厝有所卽至其墓前設主受弔嗚呼是薄道也豈仁人孝子之心所敢出此哉禮曾子問曰自君及士凡死於道者未入棺則入自門升自阼階皆奉之以生之禮稱此

而推卽在棺者亦斷不令暴露風霜之生而致死也
雜記上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
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鞆而行至
於家而說鞆載以輜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
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註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
也春秋定元年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公穀皆
云死從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間夫禮由義起恩自
情推五世親盡主遷祧廟仁人孝子非不欲日祭月
祀也迫于禮殺于恩也今之扶柩而歸者父居其入
九祖則二三矣曾祖則百無一二矣揆之以禮則斬

衰論之以恩則天性而顧令生爲異域之人死爲大
漠之鬼可乎哉子輿子曰亡於禮者之禮也世之囿
於俗說者其尙知所反乎○請停挑北海塘外引河
書蓋聞圖事必謀其萬全建議貴衷於一是上年夏
仲嚴徽暴水漂蕩廬墓億秭無算被害紳耆咸深蒿
目今春劉大中丞札諭道府詳勘蕭邑海塘自長山
以東相度情形以爲開掘引河消納上入府洪流漲
漫以奠民居後因花地撒種俯念輿情此舉停止仰
見各大憲上謀國是下帖民生忠愛之情感深愚賤
逖者復聞憲委前來查看繪圖呈送興舉在卽某居

近海塘自委縣插標以後塘外男婦驚惶失措緣長山至瓜瀝一帶三十餘里數十年來開荒之地盡爲魚米其間生齒之繁衍物產之豐多文教之秀發廬舍之稠密較之內地過無不及一旦盡東其畝不幾剖割其腹心而欲四肢之無心得乎然此猶利之小而害之淺也今之議開掘者將以爲暢下流之勢則上游自殺而不至於衝決也雖然此策可行之淮黃無庸行之於江浙夫黃流發源於崑崙經甘陝山西河南委迤而至淮漫衍萬餘里澎湃六七省其源遠故其法宜疏宜排宜決併多設閘座挑挖支河以洩

其怒至金衢嚴處之水來龍不逾千里況所慮者亦止在夏末秋初非如黃河之須防三汛也今以徽嚴之陡漲而歸罪於北海之汙塞是猶祖父之過誤而移獄於子孫也某竊以爲未可矣且試問上入府之水災其果始於今乎其不始於今乎如其始於今也則誠是下流壅塞之弊也某竊按舊志新林堡以東曰丁村渡再東曰瓜瀝渡前百餘年間明明是蛟龍出入之區魚鼈浮沉之地而各大憲曷不取上八府災賑水利諸書考之有無水患乎某竊以爲難免也此其故不待智者而知矣願執此以論得無以鄰國

爲壑而不通時務乎又非也魯與邾擊柝相聞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亦豈爲 聖天子撫綏兆民之至計可卽上游一帶察看情形或開其溪澗或濬其汗池俾梅雨淫霖有所蓄洩而何至潰冒衝突有沈竈產鼃之苦乎況滄海桑田變遷倏忽今年五月海水驟進直至三义路口安見不欲久安上八府之生靈而復還故道無俟人力爲也且舊志云劉帥築塘稱名捍海東發作記謹栽萬柳恐蟻穿蝨漏明明欲其固吾圉也今欲鑿而通之無乃與前賢之經畫相左乎子輿氏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今者欲行其

無事可矣某翻閱故紙時勢未諳聊舉舊志撮述大略謹陳管見望明公垂察之

補堂駢體文字亦能追蹤六朝今錄其數篇於左。明副總兵嚴毅青來沈公像贊昔者聃季授土作周室之司空葉公問政爲楚邦之令長復有東陽舊族書續麟經餘不名賢直傳豸節家乘旣詳國史尤備公姓沈諱邦通字青來浙之蕭山人也祖駕山漢室茂才求偕於異等晉代秀士名重於舉人父益州天山逸民隱居樂道作求世德誕育英豪公少有奇氣膂力過人號許褚爲虎癡晒策士在牛後斯時也值

有明末造山嶽摧頽江河麻沸銅駝淚下歎炎漢之
將亡玉馬奔來兆太安之大亂公之族輩如道州守
備領游擊將軍鎮乾先生順吾先生類皆馬革裹尸
碧萇宏之血豺牙逞毒嬰猛士之城公乃嗤馬武無
預於甲兵學魏尙好施其租養家有積蓄悉助軍需
張釋以貲爲騎郎卜式納金而拜爵得與戎行一矢
奔命維時蛾賊橫飛白頭當道撓亂我民人束縛我
子女而公慷慨護軍義聲俱唱振威團練馬窟兵填
攝職元戎魚門宵落西陵以東數十里得以安堵者
皆公之力也公憚於爲犧識超烹狗效范大夫之扁

舟作陶淵明之處士仍高恬退遁跡農桑爲前代之遺黎補襄陽之耆舊德配漏太夫人四德夙嫻三從素著繼室陳太夫人勤內則於線箴誦風詩之荇藻子四人萬石家風陸生裝產曾孫輩以文學起家入部曹舉進士者踵繼焉公六世孫某予同學弟也以畫像索贊於予予不獲辭仿穀人吳先生魏忠節公像贊例并參蕭選任彥昇王文憲文集序體序而錄之爰爲贊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方懷宗之末年鶴唳驚心於武帳整我勇夫驅除虜掠爲有明盪寇爲皇朝作障嶽嶽奇姿觥觥雅量圖繪宛

然繡豸高曠我慙夏后之鴻文公有東方之遺狀。
送葉古槎之京序江交通曰樂莫樂於新相知悲莫
悲於生別離予於古槎十載傾心一朝識面握手未
幾驪歌乍催南浦之魂銷於遠道西江之月冷此征
途大難爲情值茲小別雖然合而復離者勢也聚而
必散者理也古槎天姿亮拔豪興高騫鼓逸翮於鵬
程潑長鬣於鯨海懸布之役復上者三博浪之椎幾
中者再邠卿有才而無命卜式納粟而入官此則賢
哲之通途鴻儒之生面也夫器不論精粗適用者爲
貴士奚必科第裨世者較優假使搖頭通市之流膠

柱鼓瑟之子與之膺赤紫泣劇繁鼎足之折無俟於
三公朱紱之來有慚於一命此短於才者之不可與
言吏治一也又或案牘山積判決爲勞姑息養奸莠
批滋戾羅漢之號何當於邊生父母之稱徒思夫君
子此絀於力者之不可與言事功一也又或峭峻爲
能刑名是尙酷吏之傳鷲若蒼鷹苛政之形嚴於猛
虎繭絲憐夫尹鐸蛇賦苦於永州此刻削爲事者之
不可與言經濟一也又或處非廉泉渴思盜飲求唐
成公之鸚鵡請韓宣子之寶玉無慕楊震卻金之節
不解任棠置水之情黷貨無厭多藏厚亡此貪鄙爲

懷者之不可與言撫字一也足下夙擅九能亡茲四
患曰清曰慎曰勤廉善廉能廉敬一行作更美哉始
基某杵曰訂交桑梓話舊退飛之鷁聞振羽而神馳
點額之魚想衝波而尾奮卜彈冠於異日羨整轡於
詰朝好踏輦紅駿骨收夫燕市聊且浮白驩懷小叙
錢江壯哉故人此游最樂

論語鯉也死曲禮正義引五經異義公羊說臣子先
死君父猶名之孔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
說既歿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
大夫孔父孔父先君死故稱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

同左氏說穀梁說以爲論語鯉也死時實未死耳鄭
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鯉也死有棺而無
槨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慎云設言死凡人
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 端履 案史記孔子世家伯魚

年五十先孔子死索隱引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
之上官氏之女一歲而生伯魚計死時孔子年六十
九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
蚤死索隱引家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校
其年則死時孔子年六十一則實似未死而假言死
然世家絕糧陳蔡在楚軍城父之歲實魯哀公六年

孔子年六十三顏回尙從行有道大莫容之說則死
時年必非三十二家語王肅偽造不足爲據列傳渾
言蚤死亦無實據如鄭君說則顏淵死時距伯魚尙
未葬皆疑莫能明也

論語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朱
注言何者能有於我也阮相國師謂此與聖仁章合
未有在彼自任曰可謂云爾云訓有見前此忽謝不敢居
非自相矛盾乎當以鄭注爲是案皇侃義疏本

鄭元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人無有是行
句是釋何有二字於我句我獨有之也是釋於我二

字皇疏解人無有是行言天下人皆無此三行也解
於我我獨有之也言由我獨有之故天下貴有於我
也今註疏本或脫人字有字邢疏亦不能斷其句讀
此與聖仁章皆任之辭彼言云爾此自言何有對文
見義

龍泉周篤甫

耿光

少游杭州從先君講學後受堪輿

之術於青田端木子彝

國瑚

遂精其業薄游京師無

所遇援例得儒學訓導又謁選需時嘗不遠千餘里
來爲先君擇地得吉壤於城南凌家莊之原遂卜葬
焉篤甫爲人方正樸誠不苟言笑其於地理也謹守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入字故不能隨俗俯仰以邀時
譽予贈以詩云點穴須憑自在身來龍曲折始能伸
要知平近無奇處方信先生眼力真昨歲曾登大禹
陵千巖萬壑勢飛騰喟然一覽羣山小莫數蓬萊最
上層

欲窮滄海無邊濶試躡蓬萊最上層
上層臥龍山望海亭中柱聯也

田易鄉談云人謂愚者曰不知鼎董爾雅釋艸蘋鼎
董注似蒲而細不知鼎董者卽不辨菽麥之意

端履

案此則求之過深恐非方言常語爾雅邢疏固屬疏
略卽近時邵氏

晉涵

郝氏

懿行

二家亦不能確指鼎

董爲何物竊謂鼎者顛之轉聲

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頂顛也是其證

吾俗呼柱與棟相接之處謂之顛棟不知顛棟者猶
今謂不解事之人曰天不知多少高也至釋艸之鼎
董則不能辨其義鼎董之爲類急讀緩讀亦俱不可
通闕疑而已

丁小鶴茂才

子復

長於子十餘歲經術詩文咸有根

抵與人交性情真摯雖初識面必忠告善道以道義
相切磋故人皆久而敬之爲錄存其詩數篇○銀河
篇秋河伴月案戶牖蒼龍掉尾連箕斗白雲飛盡夜
未曉金波無聲瀉空杳仙槎徑渡水清淺癡牛服箱
車輪轉白練橫斜冷不收宵寒織室機聲秋靈鶴飛

來濡兩翼鈎星耿耿秋繩直
欖槍埽落摧寒芒西流
向曙廻清光烏雲一抹起
銀浦灑作承平洗兵雨○
聽蟬蕭寥池館有餘清
送到秋風第一聲野屋隔林
嘶雨重遠山森木叫雲輕
來禽帖好看雙翼爾雅經
緡檢八名高拓吟窗聽未厭
夕陰無際暮陰平開簾
秋爽入遙天遠綠層層漠漠
烟竹戶晝長詩夢破荷
塘風定樹陰圓韻流曲徑
停雲外人在高梧落葉前
清絕無煩更相警輸他占得
露華鮮林亭嘶處轉清
幽平野蒼茫暝色投坐愛
晚霞紅葉寺吟思疎雨白
蘋洲涼生煙浦一江碧
夢逐溪山萬木秋不爲不平

鳴不已卻憑裁作錦囊收歲歲蓬門和短吟塵埃脫
去獨關心亭臯響斷初飄雨水檻聲多罷弄琴清露
高寒仙館迴綠槐蒙密畫堂深秋光如此好飛去莫
漫棲風臥一林○落葉林屋秋高意自閒西風颯颯
響柴關呼童開徑乍疑雨攜客登樓初見山埽不須
頻容鹿臥棲猶未穩惜鳥還酒邊莫漫驚搖落一倍
松添雪後顏

銀河篇爲小鶴應試之作同時有秀水金

衍宗一首

亦極端莊流麗並錄存之秋羅雲薄涼蟾入金井梧
桐珠露濕銀河案戶聲西流夜深烏鵲南飛急練痕

遙掛暮天長，新月如鉤欲讓光。十二樓中簾盡捲，不
知隔斷是紅牆。盈盈一水橫，銀浦城上烏啼聞戍鼓。
刀環望斷玉關秋，砧杵敲殘雲渡古。此時別殿晚風
天，紈扇西風又一年。秋屏銀燭涼初透，玉枕薰籠悄
未眠。况復高樓愁永夜，天街一片金波瀉。羅帶風飄
下玉階，流蘇月冷臨芳榭。別殿高樓共幾時，仙槎何
事獨歸遲。人間悵望銀灣畔，碧海青天那得知。又嘉
興金光烈一首格調雖同而命意迥異亦並存焉。井
梧葉落秋風起，碧天夜靜涼如水。箕南斗北火西流，
耿耿銀河千萬里。仰視流光照女牛，羽車雲輦幾經

秋素影遙連鵲觀清輝先入鳳凰樓鳳樓鵲觀夜
還曙一水盈盈不可渡縹緲如聞玉宇笙高寒下滴
金盤露誰家機杼動離情天漢無聲似有聲蟋蟀階
前霜乍冷芙蓉塘外月還明關山萬里同今夕惆悵
河梁終歲隔天上虛傳織錦梭人間那得支機石奉
使尋源憶漢家客星遠訪遍天涯若從井絡西邊去
試泛張騫八月槎

道光甲午季冬家恭甫弟臥病幾殆喜其得生擬約
次歲花朝作更生湯餅會因用洪稚存前輩

亮吉

句

爲倡以下蟬聯屬韻率成五律云從此餘年號更生

休言先甲與先庚花朝屈指添湯餅風物從頭換蟀

鷓磨蠟立時歸解脫吉羊一歲紀分明

時憲書道光十五年乙未

一歲才華但願消除盡莫使修文又促行茫茫萬劫

一身輕從此餘年號更生五角六張難作事七零八

落最關情

詳已見前

君憐白傅官司馬我乞蕭郎作騎兵

今年延弟

長得連宵話風雨著書歲月定章程劉向

當年自命名晚原作字有同情

同邑夏晚原先生名魁字更生乾隆壬申

科進士官金華府學教授

當年亦死而復生因以爲名欲將故事追前輩從此

餘年號更生碧樹定能培杞梓白頭知尚羨公卿况

逢壽宇延洪日應赴秋風聽鹿鳴

盧夢薇學師贈弟詩有培成梅子待

和羹句弟和詩註引于碧樹羨他梁棟器二句云孝廉船竟阻前程傷族弟敬甫孝

廉○敬甫名端臨道光乙酉科舉人揮手行行到玉京一个弱焉人短

氣九原逝矣我傷清不教抱病同長往從此餘年號

更生人定勝天吾輩事只須歌詠樂昇平花甲匆匆

六十盈雁行况復我爲兄塵緣牽率多詩債老境消

磨仗酒兵搔鬢自應慙鶴髮杖藜何處訂鷗盟至多

一萬四千日從此餘年號更生于年已六旬卽活至百歲屈指只得此數

日耳可勝浩歎

道光壬寅元旦追憶作前詩時又閱二千五百二十

日矣歲月匆匆似白駒之過隙因賦詩云乾隆壬寅

歲予年甫七齡從師受爾雅期艾室性靈師爲解訓
詰一一辨聲形釋地晰四瀆釋天詳列星艸木鳥獸
狀並證山海經故事窮搜討兼論終軍庭灌園老抱
甕坐井智挈瓶志氣日以短清濁混渭涇蚤起幸清
朗披衣循戶庭習勞免扶杖學佛庶避腥木鐸振衰
朽貫我如雷霆安得萬事足衆醉當獨醒元默攝提
格循環無留停日月不我與鯤化息北溟况折同氣
枝原隰悲鶴鶴永誓埽塵軌凝神游杳冥

爲人題畫之作大抵隨筆應酬予故向不存稿偶檢
敝篋得題郁辛田愛蓮圖一詩押韻尙覺工穩不忍

卷之三十一 金
割愛因錄於後蓮性不染塵清淨乃其質濂溪愜真
賞淥波耀初日辛田道學儒嗜好類畫一書味既醇
醇德音並秩秩微風送遠香如入芝蘭室精研太極
圖物理驗虛實譬彼釋芙蓉推究其本蓋吾老慨索
居長吟但抱膝不殖學將落恐化踰淮橋何時細論
文爲我評得失切磋不憚嚴砥礪益加密光風倘人
座水木盡明瑟

凡爲族譜作序大抵勉徇人求惟予作邑詹姓譜序
則頗詳其本末故錄存焉○蕭山詹氏族譜序蕭山
詹氏居邑西白馬湖之濱二十餘世矣類謹愿敦樸

力田服賈間有負秀異游庠序者卒未顯貴赫奕故
世系之先後支派之流別多不得而詳族故有祠粟
主充牣其中道光庚寅裔孫某等理而董之由近而
推諸遠由分而溯其合詳其可知者而略其不可知
者輯爲宗譜而告於端履曰吾族不知所自來相傳
南宋時有諱駸者登大魁敷歷中外其幼子諱純居
蕭山是爲遷蕭之始祖又別族居諸暨詹家壩者亦
祖於駸但其字作檉疑莫能明不敢與之通譜也惟
吾子博稽焉端履按詹之得姓世咸謂出周宣王之
支子封詹侯仕爲周大夫此據明凌迪知萬姓統譜

言之耳夫姓氏之書現存者莫古於林寶元和姓纂其於詹氏也僅云楚詹尹之後有詹何善釣鄧明世姓氏書辨證糾其誤而不詳所自出况晉有詹瑕號有詹父鄭有詹伯世之相去不甚遼遠必泥詹侯爲受姓之祖此譜牒之依託不足爲徵信也若吾郡詹氏顯於宋時洪邁夷堅志稱爲會稽巨擘有撫幹者富於財子元宗爲諫官孫駿魁天下今考張元忭紹興府選舉志詹京登元豐五年進士不係撫幹之官其弟承宗與弟林宗同登紹興十三年進士並無元宗之名知小說家附會之談傳聞異辭存而不論可

也至林宗子駿字晉卿登淳熙二年榜首累官龍圖閣學士知定國府而其子孫未有聞也蕭山當南宋時爲畿輔近邑士大夫仕於朝者多僦居之或晉卿官京師曾寓其地而幼子遂因以家焉未可知也某等所輯之譜事涉創始不過粗具梗概然名字之莫考昭穆之難辨生卒之無存皆闕疑不書不敢向壁虛造以誣其祖深有合於敬宗之義故不辭而爲之序

介壽之作予亦素不存稿惟爲邑史某作六十壽詩頗寓規於頌因錄存焉早從竹菊見襟懷市隱何妨

與俗諧靜裏拈花微妙諦忙中得酒足生涯摩挲古
柏捲同曲倚徙寒梅鶴與儕扶杖幾時聯洛社買山
曾亦辨青鞵勞勞鬚髻紅顏改滾滾塵埃素願乖臥
爾憐君增肺病閉關共我息心齋況看座上金尊泛
差喜階前玉樹排樂意要魷魚在藻化機休似橘踰
淮田園勉話桑麻好身世能如木石佳自顧盈顛添
白髮相期攜手訪洪厓應思萬事歸知足但祝三多
便乞骸下里司規容採擇莫因從事又偕偕

後史某得此詩雖不能盡從然稍自戢影物故竟
免於累有同學笑謂予曰君詩可謂感發人之善

心而懲創人之佚志矣子謝曰豈吾詩之力哉彼
自能及早回頭耳

予於嘉慶戊寅歲悼亡中懷悽惻復遭外侮愈邑邑
慙歎偶賦菊影一律以寄慨今尙藏篋中乃錄存之
秋來未識黃花瘦對影方知瘦逼真林下風懷曾對
酒燈前綺夢久成塵孤鴻畱爪都無跡寒蝶循牆不
避人獨有餐英搖落客每偕罔兩共傷神

予年來閉戶養痾絕不知門外事反招小人之忌謂
予高自位置遂遭橫逆欺凌適有以行腳圖索題者
率賦二絕云萬丈危崖撒手登興酣剔徧佛前燈年

來餘勇猶堪賈問爾入山能不能七級尖頭憶獨登
蘭膏一炷續殘燈老僧切莫多饒舌何故能時謝不
能柳下不恭之誚愈知不免矣

嘉慶庚申先南陔師奉憲委赴姑蘇採辦洋銅時知

吳縣事者爲善化陶山唐公

名仲冕與師同成
乾隆癸丑科進士

出一

舊磚相餉師琢以爲硯溫潤而澤因繪餉研圖徧徵
題詠歸田後並令端履補作因賦七古一首以應命

云不耕而穫語匪虛直向經訓勤菑畝修綆汲古功
徐徐逢原左右差溝渠先生學優而仕歟六旬歸老
西河居形聲訓詁窮六書以硯爲田食無魚精義日

出汨汨如丁壺乙卣悉屏除獨寶此硯如瓊琚故人
所餉不可疎什襲奚啻千金儲雲靄斑駁殊蟾蜍巋
然或是靈光餘或田或井各爬梳實事求是無美譽
先生韞匱而藏諸

予爲邑姓作族譜序皆不畱稿其間有關於氏族考
訂者不可盡付焚如也故存一二篇以見梗槩○蕭
山澇湖陳氏族譜序澇湖環荏山

荏山俗名長山

之南陳氏

聚族而居者有二居西堡者別爲一族曰西陳居東
堡者則爲澇湖陳氏其先世譜系荒渺脫漏無徵不
信宋元之間伯玉公自杭州遷居蕭山石版街爲一

世祖始有居址之可稽六傳至福三公卜葬來蘇鄉始有墓域之可證九傳至月軒公仕明官刑部郎中始有爵秩之可考十五傳至敦樸公始家澇湖大其族譜一修於錫元公再修於機平公三修於列宸公道光丙戌族長某等又合族衆而續修之問序於

履端履

讀其譜而歎其得尊祖敬宗之道焉夫三代

以上宗法明而官掌其事三代以下宗法廢而家自爲書降及六朝崇尚門第北地姓著崔盧南朝望推王謝甚至寒門不躋華要士庶不通嫁娶於是單寒孤賤不得不遠託雲祲近附貴盛以自張其闕闕歷

今數千百年奠世系者沿其流弊仍譌踵謬而不知所返且或變而加厲卽陳姓之著望於蕭山者凡十餘族按其譜牒類皆分支滙汭衍派太邱至於源流閼隔則憑虛臆造以爲增續譜學其不可問矣獨澇湖陳氏則不然近宗始祖而不追述舊德詳列本支而不依附他族若邑東門之陳長濱之陳皆屢請通譜叙昭穆澇湖自伯玉公以來閱世二十有六而東門世止二十長濱世僅十七且東門祖康義公長濱祖福一公以世以祖莫之能合則與爲親同姓而別自爲譜別嫌明微之意也若埭上之陳榮山之陳雖

離析轉徙舊乘不詳而埭上實出自敦睦公榮山實
出自敦厯公皆爲敦樸公之親兄弟溯本窮源遙遙
可接則引與同譜而別爲一支明不得襲澇湖之稱
也非慎之至而能若是乎慎故尊其祖而不敢冒不
可知之祖以爲祖慎故敬其宗而不欲援不相屬之
宗以爲宗其體例謹嚴創自舊譜而某等仍守其法
而不廢始古所謂賢子孫歟抑聞其族有義學有義
田規畫燦具所以敦任卹而厚風俗有非他姓所能
企及則其收族之道固不在區區譜牒之修明已也
○龕山施氏族譜序施氏著姓於蕭山凡幾族系皆

出於魯施父之後源流荒渺無徵不信宋度宗時有
諱有志行萬七者始自會稽豐山遷居縣龕山之北
卽俗所稱山北施也舊有譜創始於三俊公其孫文
照等續修之道光丁亥裔孫丙泰等又鳩族衆而增
輯焉既成問序於 端履端履 曰氏族之盛衰繫乎墜

形之厚薄而俗之貧富因之蕭山當吳越之衝淞江
逕其西浦陽江環其東北濱海尾間洩焉恃龕山爲
之屏障又北則赭山峙焉淞江舊走南疊兩山之間
爲江流故道潮汐日澎湃地涵矜不能藝稷黍踐斯
土者大抵蓋苦熬波掛席釣海儉然褊家嗇維寶

茲江勢北趨海昌曩昔沮洳下濕之區盡衍爲平陸膏壤宜五種復擅魚鹽吉貝之利服賈者麇集爰是街衢洞達閭閻比櫛衆魚旒旛家給人足施氏介居其間歸然爲蕭山巨族夫族莫不由盛而後稍凌夷獨施氏之族則始衰而後盛溯自元明以來閱世幾二十類皆潛德弗曜罕有顯達聞於當世恭遇 國家重熙累洽涵濡生息百數十年遂得乘沃土之逸引養引恬熾昌寔大殆猶滄海之爲桑田愈積而愈厚果墜形之遷變使然乎亦由其祖功宗德縣縣延延引而勿替鬱久而始光也

端履

嘗觀周南以螽斯

之衆多喻子孫之繁衍一則曰振振兮再則曰繩繩兮三則曰蟄蟄兮若深望子孫秉仁厚之心而復深戒慎之意用能和集一堂而本支百世今丙泰等食舊德服先疇孝弟忠信克昌厥後而尤汲汲於敬宗收族之道蓋甚懼夫散者之不可復聚疏者之不可復親正有合於詩人敦勉之義故不辭而爲之序譜言有登宋度宗癸酉鄉榜今邑志不詳其名疑以傳疑可也

吾邑迤西自冠山至半片山南北十里地勢特高素無江塘俗傳以高地爲塘謂其地高與低處塘面等

也後沿江漲沙日積日濶至十餘里居民逐漸開墾
陞科別自築堤以防江水之入謂之土備塘故不編
入江塘字號之內土備塘別有字號不與西江塘字號挨序乃私塘也乾
隆癸丑鄉先達某公與長河來姓有連竟徇其請一
例修築而長河之私塘遂成官塘矣試思西江塘內
之田每畝歲派錢二文官爲修築今長河圈入之田
曾否派江塘歲修費乎卽此一端而論恐某公亦無
辭以對矣

仁和關東臯 涵嶺南隨筆載粵瘴有四瘴於春夏者
曰青草曰黃梅瘴於秋冬者曰新禾曰白茅四者均

病人而青草黃梅尤毒蓋春草方生百蟲並出結而爲非煙非霧之狀初起極微漸且四布遇之者務閉口塞鼻伏土中乃不爲害至於八九月間白茅際天熱毒伏地人略沾染輕則寒熱往來爲冷瘴重則鬱火沉結爲熱瘴甚且失音爲啞瘴又木槿開時有木槿瘴亦稱香花瘴誤吸之毒不可救治之之法利在閉者開之結者下之粵醫常用芒硝大黃以是故也然惟質厚者當之未可概論

又言測颶之法總於立春立夏日值鬼宿卽知是年必颶作所謂一鬼打節二鬼打節也起於朝而勢極

凶猛者颶卽止以其未純乎陰也起於暮而勢頗柔
緩者一發必七日柔本陰之體暮又陰之極也颶周
四方遇南風輒回者風以南爲正也颶起得雷便不
成颶成颶後得雷亦止者一爲陽所制一爲陽所搏
也七日後無雷亦止者七日來復陰陽之道也颶藏
厓州山中地有颶穴土人善禱之稱爲息風山又有
颶草爲蟲所化南人卽以葉之拆數占颶數颶神稱
母者颶合四方之風爲風故以母稱之

又言花燕出雷州西湖其色紫巢荷花中雷州謠云
燕燕飛入荷花尋不見荷花落盡燕無依歸去猶

銜花一片明年花發莫東西
還向荷花深處棲人間
不似荷花好莫使空梁有燕泥

偶檢舊簾得絕句四章失載原題憶爲邑李橋東令

君芬○令君雲南昆明人嘉慶甲子舉於鄉端履亦以是年以優行貢成均故叙年誼頗篤令君以嘉

慶已巳科成進士以知縣卽用先任嚴州分水縣移劇蕭山題其尊人省園先生

小照也錄之於後琴堂深處舞萊衣
飲露餐英樂古

稀雨載板輿曾小駐衙齋長記蔭蘭暉
歸來三徑尚

依然松菊盤桓又五年豈傲羲皇成小隱
淵明何似

竹林賢扶杖吟秋霽色怡望雲五色
祝期頤鯉庭桃

李知多少培養都蒙雨露滋椿堂向日頌
恒春新錫

恩綸荷 紫宸遙指湘湖看子舍花栽滿縣似安

仁

橋東後以乞養歸里
今不通音問有年矣

今人但知廢爲興廢字非廢之本義也說文广部廢

屋頓也從广發聲段若膺大令

玉裁

云頓之言鈍謂

屋鈍置無居之者也引伸之凡鈍置皆曰廢淮南覽

冥訓四極廢高誘注廢頓也古謂存之爲置棄之爲

廢亦謂存之爲廢棄之爲置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

廢其無聲者鄭云廢置也於無聲者爲廢謂廢留不

去也左傳廢六關王肅家語作置六關淮南子舜葬

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莊子曰廢一

於堂廢一於室仲尼弟子列傳子貢好廢居與時轉

貨貨殖列傳作廢箸鬻財徐廣曰箸猶居也讀如貯

廢之爲置如徂之爲存苦之爲快亂之爲法去之爲

藏端履案今世以兄弟析居爲析箸猶存古義也流俗習焉不察竟以箸爲七箸字失之遠矣

族曾祖母汪太孺人撫孤守節事詳家乘其子允達

暨孫會輩累乞人題詠以闡幽光端履亦敬賦二律

云烏衣巷口崇坊樹大母流芳百廿年筠栢榮垂

旌節錄薔薇盟誦贈言編上頭黃鶴題雀顙題詠多館閣前

輩下走青雲附馬遷尙願文孫勤採訪西河手稿好

同傳節母墓誌毛西河先生所撰端履曾椽筆褒貞

越女吟人間流落劇傷心一朝歸趙成完璧

諸君題詠真蹟

頗多散失近始陸續收歸

此事推韓定鑄金

子勸又庭仿汪氏雙節堂墨刻體擇其佳

者鑄石以傳

矧勗藐孤敦善行

孤子允達秉母遺訓蓄秘笈增祀典修先塋輯家譜

其他善行不可枚舉

卽今嫠婦嗣徽音

母元孫婦陳氏丁氏倪氏俱青年守志

都

符太史輜軒採珠玉行看滿藝林

春秋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杜注卽祝其也地理

志濟南淄川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

祝山上有夾谷臺爲定公會齊侯處恭讀 欽定春

秋傳說彙纂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去

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

劫魯侯處庶幾近之是彙纂明以萊蕪之夾谷當春

秋之夾谷矣乃洪稚存編修亮吉乾隆府廳州縣志

於萊蕪下云夾谷峪在縣南三十里春秋定公會諸

侯于夾谷卽此端履案夾谷之會止定公及齊侯耳此云諸侯亦誤於淄川下

又云夾谷山在縣西南三十里萌水出焉名祝其左

傳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又于贛榆下

云夾谷山在縣西四十里左傳祝其實夾谷今祝其

縣故城在縣西五十里一地而三異其處何其莫知

適從耶又洪志於江蘇徐州府邳州葛嶧山下云在州西南六里禹貢嶧陽孤桐班固云葛嶧山

古文以爲嶧陽於山東兗州府鄒縣嶧山下又云在縣東南二十里一名邾嶧山亦曰鄒嶧山書禹貢嶧

巨命之書錄卷十

陽孤桐班固云騶縣嶧

山在北亦茫無定見

爾雅所載多古藥名卽以釋草言之如薜山蘄爲當

歸赤枹薊爲蒼朮萑薹爲益母熒委萎爲葳蕤勞隱

葱爲桔梗之類其與今名同者

如苘貝母葷亭歷茨疾藜芩地黃漆貫衆

之尤不可勝數嘗欲取爾雅全書區分五藥種類

禮周

天官疾醫五藥鄭註草木蟲石穀也

別著釋藥一篇

如甘草見釋地麋羊見釋獸之類

已得數十條今老病侵尋知不能償此願矣故散附筆錄中其釋爾雅而不關藥名者亦並存焉

嘉慶丁丑余在省垣買得舊板六書統一部中夾素箋小幅驗係前明紙色中有七絕四首每句各寓藥

名頗覺工巧末不署姓名究不知其何所指也此箋
久爲滇友携去無從蹤跡其詩尙能記憶因錄於後
里環城郭祇三七守禦多疎乏射干何苦參商殊意
見車前不著祖生鞭天門冬日少雷霆海帶潮聲入
夜聽只恐謗書騰惹苴捷音飛遞馬兜鈴昏黃連日
動風塵滿地梅花未見春附子家書希早達白頭翁
老又家貧最憐少婦鬱金香知母情懷也感傷莫怪
從軍無遠志使君子細爲商量

居易錄載周中丞

卽吾邑石公先生

說明萬厯中浙江某提

學試士於鄞謁

聖廟畢坐明倫堂顧階砌古槐蔭

極濃鬱出一聯令諸生屬對云綠槐夾砌午陰匝地
埽難開楊崑阜庶子應聲對曰紅杏出牆春色滿園
關不住提學擊節歎曰子必狀元及第己果中甲辰
會狀兩元

楊諱守勤
慈谿籍

會稽章實齋先生

名學誠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

深於古文

法律

端履

偶以此條質之先生曰說部記載無關

文義然亦不可草草如云試士於鄞鄞字當作寧
波以楊慈谿籍若僅試鄞士則楊不得與矣且提
學校士試寧波闔屬非僅試鄞也楊崑阜庶子下
當增時尙爲諸生五字不然竟似庶子對提學言

矣有是理乎會狀兩元當省作狀元二字上云子
必狀元及第下云會狀兩元則會字從何雜出耶
先君聞之戒端履曰汝輩作文當刻刻如此畱心
自然精審不苟矣

阮相國師浙江詩課錄青田端木子彝國瑚風暖鳥

聲碎日高花影重七律二首尙嫌刻劃題字未免着

迹因各擬試帖一篇存爲家塾規範○風暖鳥芳樹

風初暖間關聽鳥聲睡壺眞共碎布穀佇催耕縷似

千絲晰香如百和成柳堤兼細雨花塢報新晴小弄

吭猶澀初調韻未清翦來憑社燕轉處想流鶯葉細

還栽柳簫吹並賣餠一枝棲 閨苑春色滿蓬瀛

日高

花影

遲日高颺彩春光卓午逢低翻花四照深護影

千重馳隙羲停轡尋香鶴避蹤倚闌看兩面對鏡似
雙峰掠趁銜泥燕忙輸釀蜜蜂乍騰初旭上未許夕
陽春風力隨絲軟煙痕入檻濃晚來梨院靜坐對月

溶溶

附端木子彝原詩○風暖鳥聲碎惠風晴鬯鳥

滿院話春閒韻流扇影爭歌處薰入琴絲對拂問天
籟無端破詩趣幽人正爾未開關○日高花影重出
樹花枝勢不齊幾重影日乍高低蝶團空裏緣香誤
鳥入闌邊爲翠迷十丈游絲難到地一天飛絮未沾
泥濃陰不覺潛移處

又見闌干月射西

端履

案子彝詩既云鳥入闌邊又云闌干月射西

未免重複然風簷寸晷之作原與抱膝長吟者不可同日而語正如吾師浙士解經錄序所云邠卿複壁所以見諒於後人也

本草述三十二卷潛江劉雲密

若金

所著前有吳驥

譚瑄陳訐毛際可諸序刊刻精工紙墨堅潔其持論皆粹然儒者之言非俗醫所能窺其堂奧卽第一條雨水云立春節雨水李時珍謂宜煎發散及補中益氣藥是因虞搏謂其得春生發之氣也如梅雨水時珍則謂其皆受濕熱之氣鬱遏熏蒸釀爲霏雨人受其氣則生病物受其氣則生衡故此水不可造酒醋

卽此說觀之則梅雨水不宜用矣又液雨水

立冬後十日爲

入液至小雪爲出液得雨謂之液雨云

時珍主治殺百蟲宜煎殺蟲消

積之藥蓋因此雨在嚴冬而百蟲皆伏蟄故取此義爾此書雖多糾時珍之失然實足與本草綱目相輔而行也

嘉慶戊午阮相國師以春草七律

限元刪麻陽諸韻

科試杭

郡士子佳作美不勝收然大約緣情賦物旖旎芊緜惟錢塘陳文湛一篇云雁塞龍堆道路長客愁如海更茫茫烟濃古戍思盤馬日落荒原正牧羊萬里平沙春似繡千秋漢塚上猶香遙知紅袖刀環夢歌到

蘼蕪已斷腸聲調悲壯有一洗萬古凡馬空之概

春草詩佳作雖多然求其通篇一氣渾成者絕少因

做摘句圖之例各錄一二聯於後紅豆空迷游客夢

玉鈎誰弔美人魂

錢唐陳文杰

好夢又催前日句倦蹄重

踏去年痕

仁和陳甫

梅花夢後春纔到燕子歸時客未還

南浦從來牽別恨絕勝楊柳不禁攀

錢唐陳鴻壽

南浦有

情偏送別東風無客不思家

仁和湯禮祥

亦將綠意迎歸

雁詎有春心薦落花

錢塘姜寧

綠楊細雨清明路紅杏春

風上己山

錢塘孫夢麟

十里亭邊春一片小紅橋外路三

父連天風雨迷寒食半徑牛羊飯落花

錢唐葛方履

青連

柳線煙三徑紅襯桃花水一村

仁和朱景桓

回首隋堤接

楊柳消魂青冢怨琵琶

海寧徐鈞

吟成綠意渾無賴生出

紅心別有根

仁和孫同元

小雨微風皆入畫新苔嫩柳並

生香簾波款款搖流水院落陰陰正夕陽

錢塘梁祖恩

余邑學署多方竹道光壬寅春雪連旬盡遭壓折

端

履

因從何星橋學博乞得數株製以爲杖爰銘之曰

伊會稽之嘉植兮別種類於篔簹縱虛心而勁節兮

質獨抱夫直方不隨俗而轉圜兮象符於震之蒼筤

似太華之削成兮肯踰矩而磨光恐謠詠於羣卉兮

爰託迹於宮牆冀四時而不改柯兮用則行而舍則

藏奈嶽嶽而遠俗兮竟見欺於雪霜被摧殘而挫折
兮匠者不顧於道旁幸君子之憐材兮出塗泥而承
筐是將擇一枝以惠我兮爰拂拭而美彰願爲杖以
相倚兮製有類於截肪仗逍遙而散步兮免中道之
彷徨匪離羣而獨立兮確然自守夫故常惟我與爾
有是兮交訂君子毋相忘

又製方竹爲杖贈陸紉菴

芝祥

典籍并媵以四絕云

君亦年餘五十衰孤懷難與世相宜但須扶杖看山
色我得篔簹贈一枝此君秉性最剛方娟潔原殊世
俗裝只與幽人最相契不因塵俗便和光北幹峯高

一徑通仗伊導我過橋東行吟也覺相須急枉被人
誇矍鑠翁不扶麟角不扶藜藉爾平安手自攜海上
方壺真咫尺借斟美酒倩人提

有諂予第四詩曰此真俗語所稱海話矣或解之
云今之話無往而非海矣與其局促於江湖何如
放懷乎溟渤故古今記載之書潘自牧日記纂淵
海王應麟曰玉海陸楫曰說海予笑謝曰飲河之
量不過滿腹敢效木元虛之賦海哉

春秋書以師者三桓十一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
陳人伐鄭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定四年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胡安國曰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穀梁傳曰以者不以者也

爾雅釋蟲蠶打螳郭注赤駁蚍蜉王伯申尚書引之

曰蠶之言屨也古者謂雜色爲龍或借龍字爲之周官

牧人用屨犬人用駢中車駢車故書並作龍杜及先鄭司農或讀爲屨或讀爲駢皆謂雜色又巾車龍勒鄭注龍駢也又考工記玉人故螳之赤色斑駁者謂上公用龍先鄭司農讀爲龍

之蠶義與厯同也。打之言賴也。賴赤也。蠶色赤駁。故又謂之賴蠶。釋文打本又作虹。玉篇虹丑輕切。今本經蠶虹也。廣韻丑貞切。丑輕丑貞之音並與賴同。說文經赤色也。或作賴。或作打。打並從丁聲。故字亦相通也。玉篇以蠶虹二字連讀。段氏說文注謂蠶打爲蠶之一名。讀爾雅者誤以打蠶爲句。皆非也。蠶打蠶蠶飛蠶二句文同一例。若以蠶字自爲句。則與上文小者蠶相複矣。